

只好習慣

南方壺

這一年我教一門大二的必修課，是上下兩學期的課程。上學期系上排了兩個研究生，當我的教學助理。他們各自來找我，我分別問了一下他們的背景後，說我會再找他們，告訴工作為何。

系上碩士班兩年前（民國 95 年）成立，開始有研究生，於是有些課可以排教學助理。學生擔任助理，能領到一些學校發的助學金。有多少我也不太清楚，每個月有兩千元左右吧！並不算太多。每位老師給助理的工作也不盡相同。這是系上有碩士班後，我第一次被分配到教學助理。我得想一下要他們做什麼？總要能對學生有幫助，而助理也能有收穫。幾天後，他們一起來找我，說無法勝任。我很驚訝，什麼事都還沒開始做，甚至我都還沒告訴他們要做什麼事呢？給他們打打氣，不過他們仍是信心堅定地表示能力不足，沒辦法接。兩位中有一位大學是師院畢業的，我說你將來要去當小學老師，常得鼓勵學生接受挑戰，怎可自己做事如此？我有些生氣，最後還是只好算了。我跟系上負責行政的助教說，雖是助學金，這兩位學生自己不要，那就不管他們了。

沒想到幾天後，系上給這兩位研究生另外排擔任外系大一微積分的助理，至於我這門課，沒助理他們就不管了。我感到很錯愕，這是什麼教育方式？真是如韓愈所說，嗟乎！

心在南方

師道之不傳也久矣。只見對學生的溺愛，未見對教師的尊重。學生們的作為並不像草莓，這麼有選擇權的，絕非草莓，而是系上視他們為草莓。而這可是研究生呢！

度過一學期沒有教學助理，我也不以為意。作業、小考都自己改，我覺得也還好，可多了解學生學習狀況。這學期開學後，系上又主動給我排兩位研究生來擔任教學助理。上星期二這兩位學生一起來找我。我先了解一下。他們告訴我上學期擔任另一門必修課的助理，工作是排定時間回答學生問題。我說那就比照。還告訴他們，會來問問題者，都算好學，如果時間到了，請他們還是讓學生問完。他們表示沒問題。我要他們隔日（星期三）來找我，我將各找一本書給他們。他們總得有書才行。

隔日一整天，他們都沒來，我感到很納悶，怎麼回事？一直到隔周一下午，才出現一位，來跟我拿書。我問上星期三怎麼沒來？且過了這麼多天才來？“喔！對不起”，學生說。“連老師跟你約，你都毫不在意，那學生跟你約，你會放在心上嗎？我怎能放心將學生交給你？不敢勞你大駕了。”我這樣跟那位研究生說。有上學期的經驗，我已不再生氣，只能不勞他們大駕，也不想跟系上有任何建議了。至於另一位學生，則到今天都沒來。

以往我以為，既然玉不琢不成器，因此教師是有些角色該扮演的，不是只有上台講課而已。否則教不嚴師之惰，學生沒教好，可是教師的責任。但說不定是因學生也有上學期的經驗，發現他們揮一揮衣袖，瀟灑地不幹，也不會怎麼樣。

心在南方

於是有恃無恐，什麼都不驚。反正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雖這第二回與學生打交道的經驗，仍令我有些難過，覺得怎麼會這樣？但德孤無鄰，我想也許我也只好習慣了。
(97.03.04)